

60年治理，860万亩流沙重披绿装

陕西榆林持续治沙造林，如今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.24%

新华社西安4月7日电(记者姜辰蓉、李华)陕西省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漠，风沙肆虐、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。经过60多年的持续治沙造林，如今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.24%，860万亩流动沙区重新披上了绿装。

“愚公”固沙

榆林境内沙漠面积为4.22万平方公里，沙区占到榆林总面积的56%以上。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98岁的郭成旺老人的记忆中，40多年前，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，有时候一场风刮过，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，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。

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1985年，已经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沙地种树。“当时我就想种上树，挡住风沙，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。”郭成旺说，“开始的那些年，风沙太大了，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。”郭成旺咬着牙继续种，树木慢慢扎根，扛住了风沙，逐渐成林。

郭成旺年纪大了，他的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。治沙造林在郭家已经成为一种传承的信念。凭着这种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，他们将4.5万亩黄沙变成了树林。

“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，我们现在种的是樟子松。去年我还试着栽上了苹果树，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。”郭成旺的长孙、今年49岁的郭建军说。如今的毛团村不仅不再惧风沙侵袭，还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。

几十年来，榆林像郭成旺一样的“愚公”还有几万名，他们成为毛乌素沙漠治理的重要力量。

科学治沙

几十年间，原本有着“驼城”之称的榆林，森林覆盖率从0.9%提高到如今的33%，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，明沙已经难觅踪影。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为这个成效感到自豪。他说，中国的治沙技术在毛乌素沙漠治理实践中，不断应用、改进和提高。

“上世纪60年代，榆林市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。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，地点、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。当时没有定位系统，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，提示飞播区域。”史社强说，经过反复试验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，600多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。

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，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，填补毛乌素沙漠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。“经过十几年的观察，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、造林的成熟技术，成活率提高到90%以上。”史社强说。



▲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的村民在栽种樟子松树苗(4月4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刘潇摄

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，到如今的130多万亩，毛乌素沙漠边上的榆林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。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，2000年至2018年，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。2000年全市发生沙尘暴40天，2014年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。

随着榆林林草面积的不断扩大，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。“榆林的植被面积大了，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。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彭武松、班克松、长白松等树种，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，希望能不断改造和提高质量。”史社强说。

生态重建

张应龙是榆林市的一名“治沙大户”。2003年，张应龙承包了毛乌素沙漠3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。经过16年的治理，这片沙区植被覆盖率已经从3%提高到65%。经过不断探索，他还总结出“保水保养分”等多种沙区植树

模式，38万亩的林草地来源于此。

近年来，单纯的治沙造林并不能让他感到满足，重构毛乌素的自然生态系统成为他新的追求。为此，4年前他在治沙基地中引进了澳洲特有的鸚鵡，目前这些鸚鵡已经安居繁育成功。

张应龙准备今后将这个不断壮大的鸚鵡“家族”放养在初步进行生态修复后的毛乌素沙漠中，以此实现“动植物生态圈”的重建。“把鸚鵡放到林地里，能清理树下杂草，减轻防火压力。它们将会成为沙漠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的重要一环。”他说。

不仅如此，张应龙还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“新月状”沙丘，试验种植葡萄、蓝莓等经济作物；自建试验田，种植蓝莓、黑莓、沙地红枣。他不断地尝试，希望能找到最适合当地的模式，撬动毛乌素沙漠的生态经济，让沙区也能变为“瓜果之乡”。

“现在植被好了，生态效益有了。但是我还想‘沙里淘金’，让沙漠产生经济价值，为沙区群众找到一条‘生态致富路’。”张应龙说。

为了“唤醒”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土地，彭安寿已一天一夜没有合眼。斗渠里的水终于轮到他的农田，水流正在田间流淌。

110亩的条田被田埂分成几十块，穿着水裤踩在及膝的凉水渠里，彭安寿时刻警觉。一块小田的水马上要满了，他挪步过去用坎土曼(锄头)几下将田埂封堵，再转到邻近的另一块田，在埂上推一道口，水流便迅速进入这休眠了一冬的土地。

在水资源紧缺的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，用大水漫灌农田无疑是奢侈的。但在此生活的人来说，漫灌对农田压碱保墒又十分必要。1991年以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彭安寿，亲历了中国农业节水技术的多次升级，“10多年前我们就全都用上了最节水的膜下滴灌技术，但一年必须要漫灌一次。”

发生在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下游的这一暮春灌景象，是整个新疆春耕备耕工作的一个缩影，即在节水与用水之间寻到恰当的平衡。

保障彭安寿春灌用水的是不远处的恰拉克水库，这一始建于1958年的水库，几经扩建，承担着周边40余万亩耕地的农业灌溉和近10万人饮水的供给使命，而蓄水水源就来自塔里木河。

尽管地处塔里木河下游，50多年前就修有水渠，但曾有一度，彭安寿和其他职工群众在这里的日子几近绝望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，两大沙漠眼看就要在我们这里合拢了。”彭安寿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1团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紧紧夹在缝隙之中，前者是中国最大沙漠，后者则是横跨甘肃西部与新疆东南部的跨省沙漠。

作为以2486公里全长贯通新疆南部的“母亲河”，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塔里木河的整个流域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口与经济规模翻了数倍，用水量随之大幅增加。但因为一度缺少协调，生产用水少有节制，中上游用水难以限额，流到下游的水越来越少。到上世纪90年代末，情况已相当危急。

彭安寿至今仍记得当时的不安：一到春天黄沙不断，卷土折苗，到了五六月份还要一遍遍复播种子；国道则时不时被两大沙漠“联手”掩埋，道路难通；河道的水越来越少，只能打井吃苦咸水，一个接一个地打；生态恶化，大片原始胡杨林枯死，引发全国媒体的关注……如今近10万人生存的绿洲，那时却成为大家被迫撤离的地方。

情况在2000年发生了变化。为了尽快改善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，中国政府决定从600多公里外的博斯腾湖向塔里木河下游实施应急调水。经过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的19次调水，水头14次到达尾间台特玛湖。而在应急调水实施前，大西海子水库以下的362公里长河道自1972年即长期断流，台特玛湖消失20余年。

2000年，对配水员李生俭来说是无比难忘的一年。他记得从这一年起，配水不用大发愁了，河道里的水有了强制的保障。也大约从那时起，河两岸的水泵、水井开始受到极为严格的管理。

在李生俭模糊印象的背后，是2001年国务院批复实施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项目，在塔里木河流域采取常规节水、高效节水、退耕还草、干流河道整治和堤防建设等综合治理措施，建设投资总额超过107亿元人民币，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恢复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春到塔里木，沉睡的绿洲，马上就要复苏。

(记者李志浩、张晓龙、阿曼)新华社乌鲁木齐电

塔里木河「春灌」，「唤醒」沉睡绿洲

— 祝贺 —

华谊兄弟

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

H.BROTHERS
華 誼 兄 弟